



匠心的传承

古老技艺承载着深厚的中华文化,被一代代工匠传承、坚守与发扬。匠心,不仅是手艺人的心灵手巧,更是对精益求精、精雕细琢的最好诠释。同学们不仅用文字表达了对工匠精神的赞美,还在亲身体验中传承匠心,揭示了在科技日益发达的今天,我们依然离不开这种精神。

匠心慢时光

和平区耀华小学五年(4)班 季皓羽

“五一”假期,苏州平江路的清晨,空气里裹着草木的清香。

我和弟弟一左一右牵着爸爸妈妈的手,在巷子里闲逛。弟弟蹦蹦跳跳,见什么都想摸一摸。

拐过一道弯,人流中有一个身影显得格外安静。那是一位头发花白的老爷爷,身形有些佝偻,小麦色的脸上刻满了皱纹。他静坐如松,面前摆着一张斑驳的木桌,上面陈列着精致的木雕。晨光里,那些木雕仿佛刚睡醒似的,用迷蒙的眼神望着来来往往的行人。可惜,小摊前一个人也没有。

大约逛了两个小时,等我们从巷子另一头绕回来,那位老人还是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,低着头,一刀一刀地刻着木雕。摊前依然无人。我心里有些替他难过:这生意真不好做啊!

这时,弟弟突然在摊前蹲了下来,眼睛亮晶晶地盯着那些木雕,手指着一个木头小狗,拉着我的衣角说:“这个真好看!”他又一件件打量过去,仰起脸问:“爷爷,多少钱?”

老人没有抬头,手上的刻刀也没停,只是慢慢地说:“大的五十八,小的二十八。”说话间,木屑一片片滑落,渐渐地,一条活灵活现的小鱼浮现出来,

尾巴翘着,仿佛正要跃出水面。

我看了看爸妈欣赏的表情,便问:“现刻一个小木马,要多长时间?”“一个小时。”老人依旧没抬头。“啊?一小时!”我有点着急了,“能不能快一点儿?”“不能。”老人还是没抬头,手里的刻刀稳稳地走着。

我犹豫了一会儿,然后拉起弟弟的手说:“走吧,还有许多景点要逛呢。”弟弟嘴巴一撇,一步三回头,被我硬拽着往前走。

就在这时,旁边店铺的一位阿姨走了出来,大声对老人说:“你说你,现在谁愿意花一小时等个木雕呀,桌上明明有现成的,你直接卖这些不就行了,偏要死心眼儿地展示手艺。”说完,她看了我们一眼。

我忍不住停下脚步,回头看向老人。他依然安静地坐在那里,右手稳稳地握着刻刀,在一块小木料上慢慢地、一丝不苟地雕琢着边边角角。晨曦洒在他花白的头发上,镀上一层淡淡的金边。

我心里像被撞了一下,在这个什么都讲快的时代,老人守着他的“慢”,刻下的何止是木雕,更是一颗沉甸甸的匠心!

指导教师:李颖琪

给书“做面膜”

和平区西康路小学六年(2)班 薛淳熙

上周日,我到图书馆参加“小小管理员”志愿活动。

管理员阿姨先是递给我一摞书,指着一个书架说:“把它们放回去,摆整齐。”我抱着书来到书架前,心想这有什么难的。

我踮脚想把一本厚书塞进高处空档,胳膊一抬,“哗啦”一声,怀里几本书掉在了地上。我赶紧捡起,手忙脚乱地往回塞,结果把《西游记》塞进了童话区,把《安徒生童话》搁到了历史书旁边,自己还浑然不知。阿姨笑着走过来,把两本书抽出来重新归位。

我摆完书,自我欣赏了一会儿,转头看见阿姨坐回角落的小桌旁。桌上摊着几本“破烂书”——书脊裂开,书页卷得像薯片。她正拿着一把小刷子,蘸了胶水,开始修补书,那动作慢悠悠的,像是在给书做按摩。

我凑过去问:“阿姨,我能帮您一起修补书吗?”她看了我一眼,把一本封面快掉了的绘本推给我:“那你试试,把这页粘上。”

我抓起胶水就挤,“噗”的一下,一大坨胶水糊在书页上,两页纸立刻粘住。我急忙使劲一扯,“嘶”的一声,书页撕了个小口子。我吓得捂住嘴,顿时手足无措。

阿姨没生气,反而扑哧笑了。她拿过那本书,用小镊子一点点刮掉多余的胶水,又裁了一小块薄纸补在撕破的地方,一边补一边说:“修书就像哄小孩,你得轻轻哄,不能硬来。”我嘟囔着:“那也太不乖了。”她和蔼地说:“是你心急了,我教你一个好玩的办法,给书‘做面膜’。”

她让我把一张皱巴巴的页角用湿毛巾轻轻盖住,压上一块玻璃板。我半信半疑地照做,心里直打鼓。过了几分钟,掀开毛巾,那页角居然变得平整整齐!我惊讶地叫起来:“哇,还真是面膜!”

接着,阿姨又教我“给书扎绷带”,用皮纸和胶水给破损的书脊包上一层。我屏住呼吸,小心翼翼地做,这次胶水给得正好,纸也没破。当这本绘本被我“治好”时,我捧着它左看右看,心里美滋滋的。

阿姨把几本修好的书放回书架,阳光照在书脊上,闪闪发亮。

我忽然觉得,原来好玩的事情不一定是蹦蹦跳跳的,安安静静地做一团乱麻变成整整齐齐,也很好玩。匠心,大概就是每一件小事,慢慢做出花来。

指导教师:张环



杨丽莉绘

泥哨声声

南开区阳光小学
三年(6)班 王醒

“五一”假期,我和爸爸妈妈在河南淮阳太昊陵游玩。

走进一条老街,一阵清脆的泥哨声就钻进了耳朵,像山泉水在石头上蹦跳。我拉着妈妈问:“什么声音?”妈妈说:“去看看。”爸爸在前面回头招手:“这儿有做泥哨的!”

小摊前,一位白发老爷爷正低头忙活。他左手托着胶泥,右手的拇指和食指飞快地揉、捏、按、压。眨眼间,一团散泥就有了小狗的模样。他又用一根小竹棍一戳、一挑,一只泥泥狗就像活了似的蹲在掌心。

“哇——”我惊叹起来。老爷爷抬起头,笑着问:“想试试?”“想,想!”我迫不及待地抓起一块胶泥,学着老爷爷的样子使劲揉。可这泥偏偏跟我作对,用力大了,硬得像石头;用力小了,碎成一块一块的。泥还是一团糟!

这时,老爷爷一双粗糙的大手轻轻握住了我的小手,带着我慢慢地揉,他手心热乎乎的。瞬间,泥在他手里变得听话了,又软又光。“揉泥要匀,塑形要慢,急不得。”老爷爷的声音很轻。我随着他的手,一点一点捏出身子、耳朵、尾巴。泥坯做好了,我举起来给爸妈看,两人冲我竖起了大拇指。

我拿起毛笔蘸满颜料往泥坯上一涂,这下可惨了,颜料太厚,流得到处都是。我又蘸些红颜料去补,结果红的黑的混在一起,一只小狗变成了大花脸。顿时,我手足无措。

老爷爷没说话,拿起一支细毛笔,手腕轻轻一斜,笔尖像蜻蜓点水似的落在泥坯上。一笔一笔,线条细直,像用尺子量过。

“我小时候,跟你一样大时,也是把泥捏得歪歪扭扭,画得满脸花。”他一边画一边说,“我爷爷就握着我的手,一笔一笔教。这一教,我一干就是几十年。”“几十年?您不烦吗?”老爷爷笑了:“喜欢就不会烦,我做过几万只,每一只都不敢马虎。”

我深吸一口气,拿起毛笔。这次我不着急了,手轻笔慢落下去。红的身子,绿的尾巴,黄的小耳朵……“好了!”我举起泥泥狗,虽然不算很漂亮,但黑底彩纹,乖巧。

我对着泥哨一吹,“呜——”清脆的哨声响了起来。老爷爷也拿起他的泥泥狗吹起来,“嘟——”他的哨声悠长,像在讲一个古老的故事。

两个声音交织在一起,飘过老街,飘进我心里。

指导教师:杨婷

耐心开出的花

和平区岳阳道小学
三年(10)班 张桐硕

初夏的傍晚,夕阳把杨柳青古镇染成了蜜糖色。我捧着那幅《荷趣娃娃》年画,指尖还留着墨香的余温。

“走,带你去做件需要耐心的活儿。”上周六的下午,妈妈拉着我,走进了古镇一家老字号年画作坊。

画坊里静悄悄的,几位师傅正伏案作画,笔尖划过宣纸的沙沙声,像春蚕啃桑叶。

一位负责教我的老师傅笑眯眯地铺开底稿:“这季节适合画荷,娃娃脸蛋圆嘟嘟,荷叶要一笔勾出脉络,这叫‘勾线’,是杨柳青年画的魂。”

师傅握住我的手,带着我画了一笔。他的手腕悬在空中,稳稳当当,像停在花苞上的蜻蜓。“笔尖蘸淡墨,呼吸匀,要专注。”他说,“心静了,笔就听话了。”

我开始画,笔杆儿却像抹了油。娃娃的脸画成了歪葫芦,荷叶的叶脉断断续续,像毛毛虫。越急越使劲,一滴浓墨掉在宣纸上,像一团乌云。我脸颊发烫,心里直打退堂鼓,可瞥见师傅气定神闲地研着墨,便把到嘴边的泄气话咽了下去,重新握紧了笔。

师傅推开窗户,外面池塘里,荷花苞正顶着太阳。他郑重地对我说:“花苞在水下长了一个春天,每天就冒一丁点儿,有时几天也看不出变化,可根一直在扎,急不得。画年画也一样,一笔不好就重来,心不能乱。”

我重新铺纸,盯着底稿慢慢吸气。师傅轻声指点:“手腕松一点……对,呼吸跟着笔走,别老想着一次成。”我的胳膊酸了,眼睛盯花了,又画歪了两笔,但我咬紧牙,没有慌。一遍,两遍,三遍——娃娃的轮廓终于圆润了,荷叶的脉络也顺畅起来。

“勾线过关了!”师傅点点头,“上色更磨性子,颜色要薄,一层干透再上第二层。好画是养出来的,跟养花一样。”

我学着师傅的样子,一点一点晕染花瓣。可才涂了两笔就嫌颜色太淡,偷偷多蘸了墨往叶子上抹,宣纸上顿时洒开一团浊绿,把刚勾好的叶脉吞没了。

我懊恼地咬住嘴唇,师傅却笑了笑,用吸水纸轻轻按掉那团污渍:“急什么,废了一层就等干了重来。花苞在泥里还得憋一个春天呢,你这才几分钟?”我定下心,重新薄薄地涂色。

颜色慢慢晕开,像清晨的露水渗进泥土,画桌上只有笔尖轻点的细响。当最后一笔淡粉落在荷花尖上,师傅看着笑了:“成了,这是耐心开出的花。”

傍晚时分,我捧着年画和妈妈走出画坊。宣纸上,娃娃笑得眉眼弯弯,荷叶仿佛在微风中轻摇。我知道,每一笔安静的线条里,都藏着一个下午的专注——这是老手艺人用从容教会我的事!

指导教师:孙慧娟

投稿邮箱

jwxbxiao zuowen@126.com